

<<白银时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白银时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2627032

10位ISBN编号：7542627031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三联书店

作者：王小波

页数：43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白银时代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《白银时代》是《时代三部曲》之二。

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。

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，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，回忆他们的上辈、描述他们的上辈、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。

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，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，是反乌托邦故事。

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。

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，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。

作者用两套叙述，在一套叙述中，他描写蹲派出所、挨鞭刑的画家、小说家，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；另一套叙述，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，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“错误”，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、身分，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“正常人”。

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、重合。

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、反讽、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。

《白银时代》是王小波作品系列之时代三部曲中的一本，是最新典藏插图本。

该系列入选《亚洲周刊》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，中国当代文坛“最美的收获”。

《黄金时代》、《白银时代》和《青铜时代》是王小波作品的精华。

“时代三部曲”表面上是王小波作品的合集，每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，但其实是有一个逻辑顺序的。

这个逻辑顺序就是：《黄金时代》中的小说写现实世界；《白银时代》中的小说写未来世界；《青铜时代》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。

## <<白银时代>>

### 作者简介

王小波，一代著名作家，生前鲜为人知，死后声名广播。

自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去世后，他的作品几为全部出版。

评论、纪念文章大量涌现，出现了“王小波热”的文化现象。

出版作品有：《黄金时代》、《白银时代》、《青铜时代》、《我的精神家园》、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、《黑铁时代》、《地久天长》；纪念、评论集有：《浪漫骑士》、《不再沉默》、《王小波画传》。

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两年时间里，如此地被人们阅读、关注、讨论，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，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是非常丰富的，而它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基本信息就是，王小波为许许多多的人们深深地喜爱着。

<<白银时代>>

书籍目录

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 未来世界 上篇我的舅舅 下篇我自己 2015 2010 书  
信集 致李银河 致其他人

## &lt;&lt;白银时代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白银时代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，老师在讲台上说道：“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。”我坐在第一排，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，眼睛看着窗外。那一天天色灰暗，空气里布满了水气。窗外的山坡上，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，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，在干裂的松塔之间，有两只松鼠在嬉戏、做爱。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。教室里很黑，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。松鼠跳跳蹦蹦，忽然又凝神不动。天好像是要下雨，但始终没有下来。教室里点着三盏荧光灯，有一盏总是一明一灭。透过这一明一暗的快门，看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。老师说，世界是银子的。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。这句话没头没尾，所以是一个谜。我把左手从腮下拿下来，平摊在桌子上。这只手非常大，有人叫它厄瓜多尔香蕉——当然，它不是一根，而是一排厄瓜多尔香蕉。这个谜好像是为我而出的，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。在我身后，黑板像被水洗过，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。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。这位老师皮肤白皙，个子不高，留了一个娃娃头，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。那一天不热，但异常的闷，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。老师向我走来时，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。据说，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——这种爬虫天黑以后眼睛什么都看不见，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到红外线，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，它马上就能发现。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，面对着走近来的老师。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，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。据她说，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，我的感觉却是相反。绸衫质地紧密，就像一座不透风的黑牢，被关在里面一定是很热的；所以，从里面伸出来的裸露手臂带有一股渴望之意……老师在一片静止的沉默里等待着我的答案。天气冷时，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，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——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。有人说，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，这是个下流的猜想。据我所知不是这样：虽然没穿别的东西，但内裤是穿了的。老师说，她喜欢用光腿去?冰冷的皮衣。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，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，但从来就不穿袜子。这样她就既省衣服、又省鞋，还省了袜子。我就完全不是这样：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，既费衣服又费鞋，更费袜子——我的体重很大，袜子的后跟很快就破了。学校里功课很多，都没什么意思。热力学也没有意思，但我没有缺过课。下课以后，老师回到宿舍里，坐在床上，脱下脚上的靴子，看脚后跟上那块踩出来的红印，此时她只是个皮肤白皙、小腿健壮的小个子女郎。上课时我坐在她面前，穿着压皱的衣服，眼睛睁得很大，但总像刚睡醒的样子；在庞大的脸上，长着两道向下倾斜的八字眉。我的故事开始时，天气还不冷。

## &lt;&lt;白银时代&gt;&gt;

这门课叫做“热力学二零一”，九月份开始。

但还有“热力学二零二”，二月份开始；“热力学二零三”，六月份开始。

不管叫二零几，都是同一个课。

一年四季都能在课堂上遇到老师。

我猛然想到：假如不是在那节热力学课上，假如我不回答那个问题，又当如何……我总是穿着压皱的土色灯芯绒外衣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——但出现只是为了去发愣。

假如有条侏罗纪的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，大概也是这样子。

对它来说，现代太吵、太干燥，又吃不到爱吃的蕨类植物，所以会蔫掉。

人们会为这个珍稀动物修一个四季恒温的恐龙馆，像个篮球队用的训练馆，或是闲置不用的车间，但也没有什么用处。

它还是要蔫掉。

从后面看它，会看到一条死气沉沉的灰色尾巴搁在地下。

尾巴上肉很多，喜欢吃猪尾巴的人看了，会感到垂涎欲滴的。

从前面去看，那条著名的脖子拍在地下，像条冬眠中的蛇，在脖子的顶端，小小的三角脑袋上，眼睛紧闭着——或者说，眼睛罩上了灰色的薄膜。

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，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，总不能用吊车把它吊起来吧。

用绳子套住它的脖子往上吊，它就要被勒死了。

我就是那条蛇颈龙，摊倒在水泥地上，就如一瓣被拍过的蒜。

透过灰色的薄膜，眼前的一切就如在雾里一般。

忽然，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了脚步声，就如有人在地上倒了一筐乒乓球。

有个穿黑色皮衣的女人从我面前走过，灰色的薄膜升起了半边。

随着雾气散去，我也从地下升起，摇摇晃晃，直达顶棚——这一瞬间的感觉，好像变成了一个氢气球。

这样我和她的距离远了。

于是我低下头来，这一瞬的感觉又好似乘飞机在俯冲——目标是老师的脖子。

有位俄国诗人写过：上古的恐龙就是这样咀嚼偶尔落在嘴边的紫罗兰。

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做马雅可夫斯基。

这朵紫罗兰就是老师。

假如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，它也需要受点教育，课程里可能会有热力学……不管怎么说吧，我不喜欢把自己架在蛇颈龙的脖子上，我有恐高症。

老师转过身来，睁大了惊恐的双眼，然后笑了起来。

蛇颈龙假如眼睛很大的话，其实是不难看的——但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师生恋，而是人龙恋……上司知道我要这样修改这个故事，肯定要把我拍扁了才算。

其实，在上大学时，我确有几分恐龙的模样：我经常把脸拍在课桌面上，一只手臂从课桌前沿垂下去，就如蛇颈龙的脖子。

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：绕到侧面一看，我的眼睛是睁着的。

既然我醒着，就不用把我叫醒了——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里生活，并且总是要回答那句谜语：世界是银子的。

二 现在是2020年。

早上，我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，雾气正浓。

清晨雾气稀薄，随着上午的临近，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——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。

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，又黑又亮。

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，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，树皮往下淌着水。

在浓雾之中，树好像患了病。

我停在自己的车位上，把手搭在腮下，就这样不动了。

从大学时代开始，我就经常这个模样，有人叫我扬子鳄，有人叫我守宫——总之都是些爬虫。

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，我像冬天的爬虫，不像夏天的爬虫。

## &lt;&lt;白银时代&gt;&gt;

大夫说我有抑郁症。

他还说 假如我的病治不好，就活不到毕业。

他动员我住院，以使用电打我的脑袋，但我坚决不答应。

他给我开了不少药，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。

乌龟吃了那些药，变得焦躁起来，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，听到音乐就人立起来跳迪斯科，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，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——这些药真是厉害。

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大学毕业。

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：我是有抑郁症。

抑郁症暂时不会让我死去，它使我招人讨厌，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。

在黑色的停车场正面，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。

现在没有下雨，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。

车窗外面站了一个人，穿着橡胶雨衣，雨衣又黑又亮，像鲸鱼的皮——这是保安人员。

我把车窗摇了下来，问道：你有什么问题？

他愣了一下，脸上泛起了笑容，说道：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。

这话的意思是说，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从车上下来，到办公室里去——假如我不走的话，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，站下去的意思也是说：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，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倒像是些土匪。

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，背对着他时，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——我猜他是闻到味了，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，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——随他去好了。

走进办公室，我在桌后坐下，坐了没一会儿，对面又站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。

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：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。

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伸直了脖子，正视着我的上司——早上我来上班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

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《师生恋》的小说。

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，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，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，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，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，我也总是要写下去。

在黑色的皮衣下，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。

在椅子上坐久了，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——好像挨了打，触目惊心。

那件衣服并不暖和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。

在夏季，老师总在不停地拽那件绸衫——她好像懒得熨衣服，那衣服皱了起来，显得小了。

好在她还没懒得拽。

拽来拽去，衣服也就够大了。

这故事发生的时节，有时是严冬，有时是酷暑。

在严冬，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，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。

有些整块地陈列着，有些已经融化成了泥水——其实，我并不喜欢冷。

在酷暑时节，从敞开的门到窗口，流动着干热的风。

除了老师授课声，还能听到几声脆响。

那是构成门框、窗框或者桌椅的木料正在裂开。

而这一次则是在潮湿的初秋季节。

从本性来说，我讨厌潮湿。

但我别无选择——因为这是我惟一能选择的东西。

在潮湿的秋季，老师说：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……这是一道谜语。

我写着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。

在班上，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。

## &lt;&lt;白银时代&gt;&gt;

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，也没有讲台，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，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。

有时，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，头头在室里时，就会来问上一句：喂！

怎么了你？

我把一只手拿下来，用一个手指到键盘上敲字，屏幕上慢慢悠悠开始出现一些字。

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：你干什么呢？

我就把另一只手放下来，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，屏幕上还是在出字，但丝毫也不见快些。

假如她再敢来问，我就把两只手全放回下巴底下去，屏幕上还是在出字，好像见了鬼。

这台电脑经我改造过。

原本它就是老爷货，比我快不了好多，改了以后比我还要慢得多。

我住手后五分钟它还要出字，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现，每个都有核桃大小，显得很多——实际上不多。

头头再看到我时，就摇摇头，叹口气，不管我了。

所有的字都出完了，屏幕变得乌黑，表面也泛起了白色的反光。

它变成了一面镜子，映着我眉毛稀疏，有点虚胖的脸……头头的脸也在这张脸上方出现。

她的脸也变得臃肿起来。

这个屏幕不是平的，它是一个曲面，像面团里的发酵粉，使人虚胖。

她说道：你到底在干些什么……她紧追不舍，终于追进了这个虚胖的世界里。

人不该发愣，除非他想招人眼目。

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。

我的故事另有一种开始。

老师说，未来世界是银子的。

这位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，穿着白色的长袍。

在她身后没有黑板，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。

虽然时间尚早，但从石柱间吹来的风已经带有干燥的热意。

我盘膝坐在大理石地板上，开始打瞌睡，涂蜡的木板和铁笔从膝上跌落……转瞬之间我又清醒过来，把木板和铁笔抓在手里——但是已经晚了，错过了偷偷打瞌睡又不引起注意的时机。

在黑色的眼晕下，老师的眼睛睁大了，雪白的鼻梁周围出现了冷酷的傲慢之色。

她打了个榧子，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朝我扑来，把我从教室里拖了出去。

如你所知，拖我这么个大个子并不容易，他们尽量把我举高，还是不能使我的肚子离开地面——实际上，我自己缩成了一团，吊在他们的手臂上，像小孩子坐滑梯那样，把腿水平地向前伸去。

就是这样，脚还是会落在地下。

这时我就缩着腿向前跑动，就如京剧的小丑在表演武二郎——这很有几分滑稽。

别的学生看了就笑起来。

这些学生像我一样，头顶剃得秃光光，只在后脑上有撮头发和一条小辫子，只有一块遮羞布绕在腰上——他们把我拖到高墙背后，四肢摊开，绑在四个铁环上。

此后我就呈×形站着，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。

有一片阴影遮着我，随着中午的临近，这块阴影会越来越小，直至不存在，滚烫的阳光会照在我身上。

沙漠里的风会把砂粒灌进我的口鼻。

我的老师会从这里经过，也许她会带来一瓢水给我解渴，但她多半不会这么仁慈。

她会带来一罐蜜糖，刷在我身上。

此后蚂蚁会从墙缝里爬出来，云集在我身上——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。

现在有只骆驼向我走来，把它的嘴伸向我的遮羞布。

我想骆驼也缺盐分，它对这条满是汗渍的遮羞布会有兴趣——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它是只母骆驼……

它把遮羞布吃掉了，继续饶有兴致地盯着我，于是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只母骆驼。

字典上说，骆驼是论峰的。

所以该写：“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峰母骆驼”，我压低了嗓子对她说：去，去！

## &lt;&lt;白银时代&gt;&gt;

找公骆驼玩去……这个故事发生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。  
我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——她甚至可以是克利奥佩屈拉本人。  
如你所知，克利奥佩屈拉红颜薄命，被一条毒蛇咬死了。  
写这样一个故事，不能说是不尊重老师。

三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，就像在学校里的习题课上。  
如你所知，学校里有些重大课程设有习题课，把学生圈在教室里做习题——对我来说，这门课叫做“四大力学”，一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。  
老师还没有资格讲这样的重大课程，但她总到习题课上来，坐在门口充当牢头禁子的角色——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打瞌睡。  
我也来到习题课上，把温热的大手贴在脸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发现她摇晃得很有韵律。  
不时有同学走到她面前交作业，这时她就醒来，微笑着说道：做完了？  
谢谢你。

总得等多数人把习题做完，这节课才能结束。  
所以她要谢谢每个交作业的人，但我总不在其中。  
每门课我都不交作业，习题分总是零蛋……老师在习题课上，扮演的正是办公室里头头的角色。

现在头头不在班上，但我手下的职员还要来找我的麻烦。  
很不幸的是，现在我自己也当了本室的头头，虽然在公司里我还是别人的手下。  
据说头头该教手下人如何写作，实际上远不是这样。  
没人能教别人写作，我也不能教别人写作——但我不能拒绝审阅别人的稿子。  
他们把稿件送到我办公桌上，然后离去。  
过上半小时，或者一个小时，我把那篇稿子拿起来，把第一页的第一行看上一遍，再把最后一页最后一行看上一遍，就在阅稿笺上签上我的名字。  
有些人在送稿来时，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激动，让我特别注意某一页的某一段，这件事我会记住的，虽然他（或者她）说话时，我像一个死人，神情呆滞目光涣散，但我还是在听着。  
过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，我除了看第一行和最后的一行，还会翻到那一页，仔细地看看那一段。  
看完了以后，有时我把稿子放在桌面上，伸手抓起一支红铅笔，把那一段圈起来，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——如你所知，我把这段稿子枪毙了。  
在枪毙稿子时，我看的并不是稿纸，而是盯住了写稿人目不转睛地看着，这个被枪毙的人脸色涨红，眼睛变得水汪汪的，按捺着心中的激动低下头去。  
假如此人是女的，并且梳着辫子，顺着发缝可以看见头皮上也是通红的——这是枪毙的情形。  
被毙掉以后，说话的腔调都会改变，还会不停地拉着抽屉。  
很显然，每个人都渴望被枪毙，但我也不能谁都毙。  
不枪毙时，我默默地把稿件收拢，用皮筋扎起来，取过阅稿笺来签字，从始至终头都不抬。  
而那个写稿人却恶狠狠地站了起来，把桌椅碰得叮当响，从我身边走过时，假作无心用高跟鞋的后跟在我脚上狠命地一踩，走了出去。  
不管怎么狠命，结果都是一样。  
我不会叫疼的，哪怕整个脚趾甲都被踩掉——有抑郁症的人总是这样的。

当初我写《师生恋》时，曾兴奋不已——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此。  
现在它让我厌烦。  
我宁愿口干舌燥、满嘴砂粒，从石头墙上被放下来，被人扔到木头水槽里。  
这可不是个好的洗澡盆：在水槽周围，好多骆驼正要喝水。  
我落到了它们中间，水花四溅，这使它们暂时后退，然后又拥上来，把头从我头侧、胯下伸下去，为了喝点水。  
在四堵方木垒成的墙中间，积满了混浊、发烫的水。  
但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把这种带着羊尿气味的水喝下去——这水池的里侧涂着柏油，这使水的味道更臭。  
在远处的石阶上，老师扬着脸，雪白的下巴尖削，不动声色地看着我——她的眼睛是紫色的。

## &lt;&lt;白银时代&gt;&gt;

她把手从袍袖里伸了出来，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，黑奴们又把我拖了出来，带回教室，按在蒲团上，继续那节被瞌睡打断了的热力学课——虽然这样的故事准会被枪毙，但我坚信，克利奥佩屈拉曾给一个东方人讲过热力学，并且一定要他相信，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。

我坐在办公室的门口，这是头头的位置。

如你所知，没人喜欢这个位置……对面的墙是一面窗子，这扇窗通向天顶，把对面的高楼装了进来，还装进来蒙蒙的雾气。

天光从对面楼顶上透了下来，透过楼中间的狭缝，照在雾气上。

有这样的房子：它的房顶分作两半，一半比另一半高，在正中留下了一道天窗。

天光从这里透入，照着蒙蒙的雾气——这是一间浴室。

老师没把我拴在外面，而是拴在了浴室里光滑的大理石墙上。

我又开双腿站着——这样站着是很累的。

站久了大腿又酸又疼。

所以，我时常向前倒去，挂在拴住的双臂上，整个身体像鼓足的风帆，肩头像要脱臼一样疼痛。

等到疼得受不了，我再站起来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这总是种变化。

老师坐在对面墙下的浴池里，坐在变换不定的光线中。

她时常从水里伸出脚来，踢从墙上兽头嘴里注入池中的温水。

每当她朝我看来时，我就站直了，把身体紧贴着墙壁，抬头看着天顶，雾气从那里冒了出去，被风吹走。

她从水里爬了出来，朝我走来，此时我紧紧闭上眼睛……后来，有只小手捏住我的下巴，来回扳动着说：到底在想什么呢？

我也一声不吭。

在她看来，我永远是在墙上写的一个符号“×”。

×是性的符号。

我就是这个符号，在痛苦中拼命地伸展开来……但假如能有一个新故事，哪怕是在其中充当一个符号，我也该满意。

## <<白银时代>>

### 编辑推荐

入选《亚洲周刊》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中国当代文坛“最美的收获”。

《白银时代》是一部关于未来的灰色预言。

王小波的过人之处，正在于他帮助我们摆脱正统的思想观点，摆脱各种我们顶礼膜拜的程式和俗套，摆脱正常、习惯和众所公认的东西，为用新的眼光观察世界，体会一切现成事物的相对性，体会一种完全改观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创造条件。

这一切，在《白银时代》中都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
看小波的书，不必正襟危坐，躺着读，最好。

而且，小波的文字，你可以在任何时候，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，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，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。

他不是哲学家，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，他不是老师，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从不板着脸说教，他极擅长于反讽。

小波的文字，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，是本份的也是狡猾的。

迷宫一般的文字，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，他兜起圈子来，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……总之，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、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。

<<白银时代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